

渡

■ 文/赵国新



木桨在时间的长河里流走了光阴,留下了沧桑



驮滩岛北侧渡口,单明光在这里执勤了48个春秋



探照灯的光带不断地向前伸展,铺在水面上像一座桥梁

月亮升起来了,银辉倾泻而下。满载着月光的木船悠悠地划向江边,船后撒下大把大把的碎银子,哗哗作响。

靠岸,单明光收起船桨,重重地把撑篙插入浅滩,又向江岸抛去缆绳;缆绳在月空中画出一道轻盈的弧圈,精准地落在缆桩上。

一脚跨到岸上,给缆绳打个结,单明光转身离开。月光把他影子拉得老长,好像他忙了一天吐出的一口长长的叹息。

单明光是个渡工。

他在瓯江北岸和驮滩之间摆渡。

驮 滩

在浙江南部,流淌着一条浙南人民的母亲河——瓯江,她是浙江省第二大江。从洞宫山脉的江浙之巅一路而下,流经丽水、温州两市,“八百里瓯江”在丽水境内超过五分之四。当江水浩浩荡荡奔腾至青田县温溪镇,就要流出丽水地域进入温州地界时,仿佛是对江水的深情挽留,在瓯江中央兀自凸起一块巨大的沙洲加以阻拦;江水在它的面前打了几个漩涡,然后拍打着浪花继续东去,流露出对处州大地的深深眷恋。

这片沙洲就是驮滩。

说“滩”,其实是一个岛屿,呈不规则四边形,像关公遗落的一把青龙偃月刀,刀尖直指东海方向,刀锋直面青田县温溪镇区,刀背一侧是温州市鹿城区散落在瓯江边的几个村庄。这把大刀像一把锁把两个不同行政区域扣在一块,也把两岸人民的生活连在了一起。因而两岸各设有渡埠,相对应的,在岛屿上也设有渡口。

北侧渡口归青田县管辖,南侧则由温州鹿城区运营。

单明光就在北侧渡口执勤。

每天,两岸的人们经过南北两侧渡口来回出入。相比较南岸瓯海区的村落,北岸的温溪镇是一个大镇,集贸市场、医院、电影院、客运站、粮管所,一应俱全,330国道又从镇区穿过,因而渡过的大部分为南岸的群众。改革开放后,乡镇企业异军突起,温溪镇成为鞋都,引来“意尔康”“格瑞斯”“大事利”等众多制鞋企业落户,这些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,吸引了大量省外务工人员。农村房租低,有许多工人就干在温溪,住在瓯海乡村,每天来回过渡上下班。

岛屿上有土地千余亩,每天都有人上岛耕种、施肥、收获。除了两岸居民、工厂工人,摆渡上岛的还有游客。驮滩是瓯江的一颗“绿心”,绿树成荫,满眼苍翠,鸟声啁啾,风光怡人,新世纪后,有人在岛上开设植物园、游乐场。这是一个休闲游乐的好去处,上岛观光休闲的人络绎不绝。

单明光的渡船,从瓯江北岸把客人接过来,又在驮滩渡口把客人送过去,风里来雨里去,日均送客量五六百人次,最多时上千人次,在近二百米宽的江面上,每天来回百余趟。

木 桨

那时候,用的还是木船,动力全靠双臂,用的还是木桨。

单明光上船做父亲的帮手时,才十二岁。那时候力气还小,只能做一些收取船费、系扣、松解缆绳之类轻松的活儿。待力气稍长,就可以帮忙用撑篙起船,他喜欢听铁制撑篙头重重地撞击石头时那叮的一声脆响,仿佛听见自己骨骼拔节、肌肉生长的声音。

父亲胃不好,常犯胃病,单明光常常还没放学就被喊到船上帮忙。1974年,单明光十六岁,才念完初中一个学期,一天早晨,他像往常一样跟在父亲身后,来到渡口,解开缆绳,提起撑篙。与往常不同的是,父亲取过木桨后没有伸向水面,而是递给他,双手捧给他,目光重重地落在他的双臂上。

单明光一下子明白了。虽然他早就预料这一天会来临,但真的到来时,少年还是感觉到有些猝不及防。他已无数次地用船桨为父亲撑力,然而这一天的第一桨他却迟迟不肯下水,下水后感觉江水也变了,往常滑如绸的江面,在今天变得凝滞粘稠。

奋楫挥棹。一天下来,单明光双手肌肉肿胀,关节生疼。

青山之间,碧波之上,桨声欸乃。任何浪漫和闲趣,一旦成为职业,都是劳作和辛苦。

木桨在时间的长河里流走了光阴,留下了沧桑。每用旧一把木桨,单明光就把他收藏起来——他有一间陈列室,把用旧的船上用品都存放在这儿,蓑衣、铜罐、撑篙铁头,哪怕是木船上掉下的一截木片,几把船桨也在墙边一字展开。平时,陈列室都是安静的、悄无声息,而当主人进来,屋内顿时热闹起来,雨落蓑衣的沙沙声、铜罐烧水煮饭的噗噗声、撑篙铁头叮叮的撞击声。

声响成一片。当然最为活跃的还是靠墙的木桨,原本灰扑扑的样子突然活泛起来,溜滑光鲜,一枝枝欲直立向前,向主人说上一段水上光阴。——从高大葱郁的杉木树上下来,经过斧劈刀砍,然后长年累月地拍打在江水里,累了,倦了,就躺在墙边,面容灰暗但质地滑润,一枝枝木桨见证主人的摆渡人生。

单明光从小看过《西游记》,羡慕孙悟空的筋斗云,羡慕神仙乘坐神兽飞行。他幻想着自己的木船,忽然有一天来了神助,不需要木桨了。

改革开放后,瓯江上常有动力船经过,突突突地冒着黑烟,头脑活络的单明光就想着给木船也安上柴油机。1985年,单明光的动力船改造成功,成为瓯江流域渡船中的第一艘动力木船,神助的梦想成真。

最开始时柴油机的功率只有五匹,后来加到八匹,再加到十二匹、三十六匹、五十五匹、七十五匹。

后来,木船改为铁板船,功率加到了四百匹。2020年,瓯江上的渡船全部改为铁板船,改造费用由政府补贴三分之一。

单明光的脑海里,一直保留着小时候跟在父亲身后的记忆,挨家挨户,收来陈家几斤米、单家几碗面。后来用钱币代替粮食,从一趨五分到一角,再到五角,改革开放后不久提高为一元。

水涨船高的,还有两岸的房子、街道。改革开放后,温溪镇区的规模迅速扩大,也把曾经在江边船筏云集、千舟往复的热闹和繁华,不断地转移到了街上、330国道上。江岸曾经排列着七个渡埠:渡头埠、文化埠、牛湾埠、石板埠、打铁埠、航船埠、水坎埠,埠埠相连,而如今只剩下单明光所在的渡头埠还在营运,其他埠头都与千年江南榕树一块成了历史遗迹,江风拂堤,榕树唰唰作声,往日的繁华已成回响。

江水滔滔,逝者如斯!

1958年出生,在瓯江上摆渡了四十八个年头的单明光最能体会其中的含义。

渡 劫

冬夜,万籁俱寂。驮滩岛以及两岸的群山像冬眠的巨兽,江水哗哗的声音如单调的梦呓,忽然,一束强光打破夜的沉寂,唰——轮船探照灯的光束探向江面,深睡的冬夜一个激灵醒了过来。

几分钟前,单明光被电话催醒,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:有孕妇忽然肚子疼,疑为胎儿临盘,急着过江送医院。

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,单明光不得不打开面前的挡风玻璃,刺骨的江风立即灌了进来,而在寒风过来的相反方向,探照灯的光带不断地向前伸展,铺在水面上像一座桥梁,金光灿灿。

此时,焦急等候在彼岸的人们,见到灯光就看见了希望。

多少次为黑夜里的人们送去这样的希望之光?多少次为心急如焚的人们架起这样的希望之桥?单明光已记不清了,只记得这样的人群中有的是临盆的孕妇,有的是危急的病人,有的是急事在身的过客。

对象各有不同,然而客人感谢的心情相似:大好人、救命恩人。有的老婆婆还拉住他的手,称他是菩萨。

单明光听了,自然没有当真。当收篙停棹,望着客人上岸的背影,看到他们焦急万分的心情渐渐像退去的潮水,单明光欣慰地笑了。“菩萨,有意思。”他喃喃品咂道,感到客人由衷的谢辞,确有值得玩味的一面呢。

佛教中有许多“渡”的故事,最著名的莫过于达摩祖师“一苇渡江”的典故和六祖慧能“渡师而度,悟时自渡”的禅语。南朝时印度佛教禅宗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教,在长江边随手折了一支芦苇,抛入江中,脚踏芦苇,飘然北上。一百多年后,六祖慧能在南下弘扬禅宗的路上,慧能不让师傅弘忍禅师为自己摆渡,坚持“自渡”。

或许是受到佛教文化的熏染,汉字“渡”的横竖撇捺里洋溢着一种禅意、一种慈悲。渡:动词,由这一岸到那一岸。组词:普渡众生、慈航普渡、渡劫、渡难、渡厄……一个个成语或者词组,慈眉善目,佛心满满。

单明光每天来往在近二百米宽的水域上,由这一岸到那一岸,由那一岸到这一岸,自然也有了“渡”的况味。当云淡风轻,水平如镜,轻舟便楫,会有一种“一苇渡江”的迅疾与快意;当载客满船,劈波斩浪,自然会有一种“普渡众生”的责任与担当;而每天一趟一趟地把客人安全送抵彼岸,怎能不油然而生“慈航普渡”的满足与欣喜呢。

人生就是从此岸到彼岸,不到二百米宽的摆渡水域亦是;生活就是最好的道场,不到二百米宽的摆渡水域亦是。红尘炼心,历事醒魂。

一个夏日的午后,狂风大作,乌云翻滚,大雨倾盆,渡船左右摇摆不定,有几个未准备雨具的客人气咻咻地在咒骂鬼天气。人群中有一青年,他刚经历一场人生的“风雨”,在一次车祸中脸部被烫伤,原本英俊的面容被毁。突如其来地打击使青年痛不欲生,这一天他

来到渡口,上了渡船,想“解脱”了事。然而船进江心,天气突变,风停雨止,当船抵岸,竟云消雾散,仿佛帷幕拉开,展现出一个澄静清明的世界。想起刚才客人的埋怨,单明光随意地嚷了一句:“过去啦,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到岸啦!”不料听者有心,这些话犹如电光火石,贯穿青年的任督二脉,火辣辣地,从心底升腾出一股生的渴望……

二十多年后,青年已成中年汉子,家和业兴。他在驮滩岛上做养殖,养的是鲈鱼,肉质细嫩,味道鲜美,深受顾客喜爱。他每天上岛伺弄他的鱼塘。他说人生就像摆渡,是那一次“迷师而渡”的摆渡让他有了顿悟,渡过了一场劫难。他永远记得那个雨天的午后,大雨初歇,风卷残云,他那占满大脑的许多人与事、思与念、犹豫与决绝,犹如江岸山坡上一丝丝、一缕缕云雾,被悉数收集,像铁屑遇上磁石一般,朝着山顶的天空奔散而去。经过大雨洗涤的世界仿佛获得了新生。

人生而有命,是命也是劫。有的人在劫难逃,有的人劫后重生。

最 美

单明光生在江边,长在江边,识水性,是游泳健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参加游泳比赛,得过丽水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,还代表地区参加省里比赛,进入决赛。凭着这好水性,他亲手救起落水者就有数十位。

江岸渡埠,条石铺砌,是居民挑水、洗刷之地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在江边挑水,她弯腰打水时一不小心把自己整个人栽进江里。当时单明光的渡船已驶进江心,听到呼救声,他连忙把船桨交给乘客(江边的人都会划船),跳进江中游回岸边,把人救起。

江岸渡埠也是小孩亲水玩水的好去处,抓螃蟹、捞虾、捕鱼,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,而危险也悄悄靠近,一脚溜滑或者踩空就会掉入江中。这样的孩子,单明光救上来的有二十来个。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夏天,小孩不慎滑进水里,当时水流大,孩子被冲出了好几米。单明光潜入江底来回踩踏搜寻,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,把人背到岸上,又做了个多小时的人工呼吸,孩子才苏醒过来。

孩子的父母知道后,送来一只大大的猪脚,千恩万谢。送猪脚在当地是最为隆重的谢礼。有一次,他听说那个曾经被他救起的小女孩长大成人,结婚了。那天他恰好碰见了女孩的舅舅,无意中说了一句“喜糖还没吃”的话,第二天,那姑娘就送来了喜糖,还附带了一只大大的猪脚。

而更多的是,单明光的救人壮举就像夏天的一场过江雨,刚在江面掀起一阵波澜又很快恢复平静,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因为有许多时候,看见孩子在水边有危险,单明光就奉劝孩子小心,甚至斥令离开。遇到不听劝的孩子,单明光已经早早留了个心眼,因而孩子若落水,就会在第一时间被救起。闯祸的孩子担心挨骂挨揍,回家后往往不敢跟父母提起。

植被丰茂的驮滩岛上生长着一种草,叶子呈三角形,很像农民用的农具犁头,当地人叫犁头草、犁头刺,用它来比拟单明光这种“悄无声息”的壮举,或许比较合适。犁头草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全草入药,具有消肿活血、清热解毒等功效。它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名字:杠板归。相传古时候,一将军受伤严重,被部下从战场上撤下安排后事。途中,遇见一老者。老者仔细探了探将军的鼻息,感觉还有救,就随手从路边抓了一把野草,捣碎擦拭将军伤口,将军奇迹般“复活”。几个部下拾过“杠”和“板”又抬着将军回战场去了。夏天,杠板归开着白里透红的小花,初秋时节结出细小如珍珠的果实,色泽艳丽,但是由于植株矮小,并不惹人注目,一如单明光中等的身高,一如他指节粗壮掌面宽大的大手,看似平淡无奇,却有全草入药的救世之心和“杠板归”之绝技。

暮春的一天,阳光正好,江风细细。

渡埠上站着几位等候过渡的客人,随着几位干部模样的人员的加入,仿佛一阵风掠过江面,人群中一阵骚动。

当时单明光的渡船正载着客人从驮滩岛返回,远远地看见了江岸这边不一样的动静。随着渡船的靠近,有人嚷“过来啦,过来啦”,干部模样的则高声招呼“老单,老单”。

原来是县港航管理处的领导和同事们,他们来到这里,是给单明光现场颁奖全省“最美渡工”奖。处领导递给他一本大红证书,还亲手在他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。人群中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,明媚的阳光在他脸上、胸前的大红花上幸福地跳跃。

2016年,单明光被评为全省“最美渡工”,他是丽水市唯一一位获评的一线渡工,这是一份来自组织的至高荣誉。

自十六岁时从父亲手里接过船桨,单明光在驮滩岛这片水域坚守了四十二个春秋!就在江水长流的日子里,不知不觉地,他“驮”走了四十二年的日月光阴流

转,“驮”走了数十百万的匆匆脚步和绰绰人影。在这四十多年时间里,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窗口的单明光亲身经历了多少的商海潮涌又潮落?然而这一波波的经商潮、办厂潮、出国潮都不曾将他推上岸,他用自己的坚守“驮”走了江上的过眼云烟和岸上的万千喧嚣。

自渡渡人,自觉觉人。渡人即渡己。在彼岸,驮滩岛上蔷薇怒放,花团锦簇。

枫 杨

离立夏还有一周时间,驮滩岛上早已是满眼葱绿。枫杨树垂下一串串花瓣,在微风中轻柔地摆动,像一串串风铃,清脆的铃声透着绿意。

枫杨是驮滩岛上分布最多的一种树,喜湿,然而又不喜土壤中的积水,岛屿环水地理和沙质土壤完美地满足了这个要求。其花形颇为特别,穗状花序,花轴下垂,上面接龙一般缀满花瓣,“青翅叠成绿罗衣”,继往开来,绵延不绝。

在单明光的带领下,我们穿过一串串枫杨花的绿帘幕,来到一座小屋前。门口拴着一只金毛,见我们过来,也不叫唤。小屋房门敞开着,里面放了几排的货架,货架上摆了一些日用品,单明光说,这是我儿子的店铺。正说着,屋内的男主人走了出来。

他叫单燕雄,单明光的大儿子。中等个子,模样的精干。三年前,刚过不惑之年的单燕雄,接过了父亲的班。

单燕雄对驮滩岛是再熟悉不过的了,不用说小时候在岛上玩耍的经历,单说近几年来,单燕雄的经商创业,都没有离开驮滩岛。2019年元旦,他在岛上经营的土灶农家乐开业,半年后,桑葚、鸡鸭套种套养的采摘园开门迎客。就是新冠疫情暴发期间,他也没闲着,购置了大型儿童积木等游乐设施入岛,创办了一家儿童游乐园,也就是在那段时间,枫杨花绿帘幕下的便利店开张。

驮滩岛之于单燕雄,仿佛是驮滩岛之于枫杨树,单燕雄就是一棵驮滩岛上的枫杨。2020年2月14日,正月初五,当时新冠疫情刚刚暴发,单燕雄刚从外地回来,他发了一组驮滩的照片在朋友圈上,写道:“疫情后第一件事是回驮滩。”驮滩,俨然是他生命之船的温情港湾。

因而,2022年,当做了四十八年摆渡人的单明光决定退休时,他心里早作好了打算,他知道枫杨树最适合在什么环境里生长。

然而,有一个时期,在儿子的心里,他并不十分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接班,他甚至以为,父亲也许是这里最后的摆渡人。

在那段时间里,不断地传闻有企业要把工厂建到岛上,甚至有税收上亿的大企业也要在岛上扩建厂房。变成工业园区的岛屿,会有专门的轮渡,父亲这样的摆渡人只有退场的下场。

然而这些消息都像吹过江面的风,最后都无影无踪了。事实上,单燕雄看到的,不是工业项目上岛了,而是清华大学的专家团队来了,他们用最为先进的技术对抗流水对岛屿造成的冲刷。

在单燕雄转发的朋友圈里,有一则高赞的消息是,地方政府准备花巨资打造驮滩生态共富建设项目,把岛屿建设成水文化互动新体验地、幸福岸滩。

看来,驮滩岛是一颗永不会沉没的瓯江“绿心”,不仅父亲不可能是最后的摆渡人,他自己也不是。枫杨树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。

现在的渡口有两个班次在轮流值日,休息日里,单燕雄或陪妻子

守着这个便利店,或陪着孩子们在游乐园嬉戏